

毕淑敏

学生阅读经典 XUE SHENG YUE DU JING DIAN

Prose 散文

主 编：高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毕淑敏散文

学生阅读经典

主编／高长春
副主编／刘洁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淑敏散文/毕淑敏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5

(学生阅读经典/高长春主编)

ISBN 7-80626-761-1

I. 毕... II. 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018 号

Bishumin Sanwen

毕淑敏散文

主 编:高长春 副主编:刘 洁

责任编辑:周海英

封面设计:海天龙 版式设计:张月 责任校对:李洁华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 插页 2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定价:14.8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761-1/I·188



从生活中获取写作的灵感

◎李晓明

毕淑敏的生活经历不算复杂,17岁之前读书,之后赴西藏阿里当了11年女兵,1980年转业回北京从事20年医务工作,接着开始了专业写作。

读毕淑敏的散文,常常惊异于她如何从并不复杂的人生经历中采撷了那么多瑰丽的珍珠,在读者面前如孔雀开屏般展示出一幅灿烂的生活美景。

看毕淑敏的照片,目光会久久地停留在她那对炯炯的双眸上,佩服她的火眼金睛能洞穿人物的心灵,从看似平常的生活中,获取写作的灵感。

毕淑敏是女兵。1969年,她17岁,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打起行囊,远赴西藏阿里地区当兵,使这片神奇而广袤的雪域高原第一次有了女兵的身影。这个稚嫩的17岁娃娃从卫生员做起,最后成长为一名军医。在11年的军旅生活中,她用女兵的眼睛仔细审视着世界屋脊上的这座军营,于是便有了《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向红柳忏悔》、《雪域灯火》等散文作品。

毕淑敏是医生。1980年转业回北京以后,她又从事了20年医务工作,做内科主治医师。这位不安分的医生把她的职责发展到了极致,不仅要治病,还要救人,她成了心理医生。心理咨询让世界在她的面前敞开了另一扇窗,使她有机会走进各式各样普通人的心灵深处。毕淑敏认为,医生和作家的工作是相通的,他们都与人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研究人的心理的。因此,文学一旦与心理医学结缘,就会拂去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戴着的面具,把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展示出来。《虾红色情书》写一位极具叛逆性格的女孩子在接到男友用鲜血写成的情书后内心的恐惧和柔弱;《从6岁开始》严肃地提出了中小学生的性教育问题。读这一类作品,常常使读者感到心灵的震撼。

毕淑敏是作家,是国家一级作家。因为在文学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美国大使馆邀请她作为“国际访问者”到美国进行访问。这不是普通的邀请,撒切尔夫人在没当英国首相之前,就曾经以这种身份被邀请过。美国

之行使她的散文创作又增添了新的题材：美国的养老院是如何对老人进行临终关怀的、美国的穷孩子怎样读书、美国的心理诊所什么模样、中美贸易摩擦、随父母移居美国的华人子女心中的苦恼与困惑……

除了上述职业之外，我们不能不谈到作为女性的毕淑敏，在她的作品中，处处充满了一名成功的女性自强、自立、自豪的感情。《素面朝天》、《我爱我的性别》都属于这类作品。同时，她还用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用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敏锐和细腻写了女性成长中的烦恼与困惑。《校门口的红跑车》取材于一名当家教的女大学生，本来是非常纯洁的穷困学生，上学打工也无可非议，但心灵的天平一旦向金钱倾斜一点点，最后得到的只能是青涩的苦果。因此，她向女性读者呼吁“握紧你的右手”，每一名女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毕淑敏是母亲。她用母爱感受自己孩子的成长，感受别人孩子的成长。《混入北图》算是一部母子历险记，根据规定，中学生是不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的，但是为了满足酷爱读书的儿子的心愿，毕淑敏让儿子拿着父亲的工作证，冒名顶替，母子混进了北京图书馆。经过这次冒险，孩子的最大感受是北图的书真多啊！北图的快餐鱼真好吃啊！自己一定要从北图的正门走进去——那是贵宾们的通道！《青虫之爱》写的是母爱，但视角却与一般的母爱文章迥然不同。一位见了虫子就怕得要死的柔弱女子，做了母亲后，为了自己的女儿，竟变得见虫不惊了，是母爱改变了人性中的怯懦。

毕淑敏是一本书，这本书是澄清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她生活在平常人中间，给读者展示的是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读她的书，掩卷深思，常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书中不仅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更写出了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的哲理，这是她的散文独具魅力的原因。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尤其是中学生，常常为自己的作文而苦恼，感到没什么可写的，写作文就像从已经干瘪的牙膏筒里向外挤牙膏，虽然用尽了力气，挤出来的只有一点点，因此，作文一直被中学生看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我建议大家读读毕淑敏的散文，看看她是如何从平常的生活中选一个不平常的视点，然后说出自己的感受的。写散文也好，写一篇普通的作文也好，都需要有一双能够敏锐地观察世界的眼睛，只有练就了这样一双慧眼，才能够积累大量的写作素材，才能够从生活中获取写作的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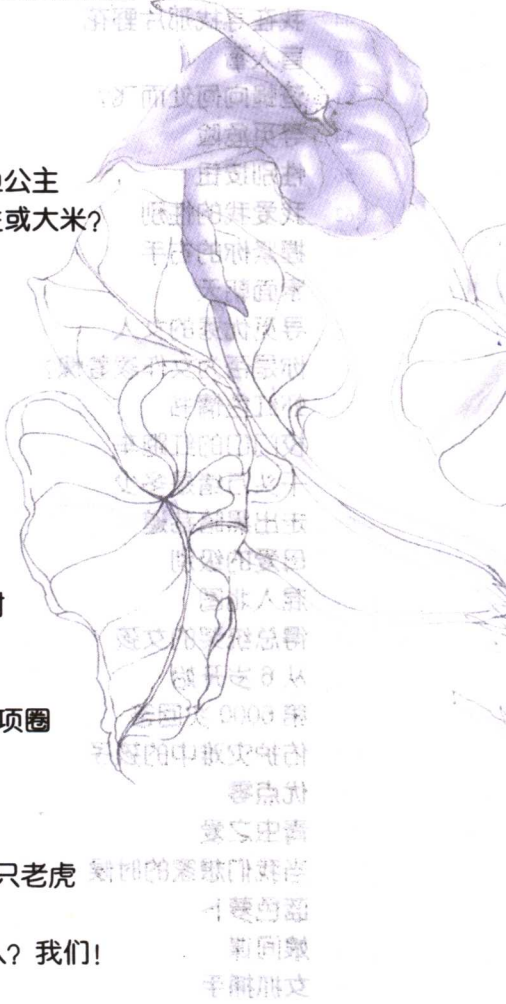
- 1 悄悄地讲大师的故事
4 大雁落脚的地方
16 哦,我相信你
18 呵护心灵
23 雪域灯火
26 向红柳忏悔
29 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
34 快乐的爱好
35 请您从老板椅上站起来
41 布雷迪的猴子
44 我在寻找那片野花
48 盲人看
51 苍蝇向何处而飞?
54 寻觅危险
56 性别按钮
62 我爱我的性别
64 握紧你的右手
66 素面朝天
68 寻觅优秀的女人
72 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
75 虾红色情书
80 校门口的红跑车
86 千头万绪是多少
91 走出黑暗巷道
96 母爱的级别
98 混入北图
102 得总统奖的女孩
104 从6岁开始
109 第6000次回答
112 佑护灾难中的孩子
116 优点零
118 青虫之爱
122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
124 蓝色萝卜
128 娘间谍
132 女抓捕手

{毕淑敏 散文}



138	我的五样
143	精神的三间小屋
146	忍受快乐
150	柔和
152	最单纯的生活必需品
155	爱怕什么?
158	为白海鸥签名
166	我很重要
170	友情如鞭
174	人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
178	灰色软体
183	爱的回音壁
186	附耳细说
189	孝心无价
192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196	为什么不是花生或大米?
199	童话中的苦难
203	第二志愿
206	鸫鸟与铁星
208	暴雨筛
209	豆角鼓
211	发现维生素
212	魔术师的铁钉
213	好脾气的悖论
215	钻影
218	草原上的猎人树
223	芒果女人
229	地铁客的风格
232	11块宝石婴孩的项圈
239	浮潜加勒比海
247	机场悬红
252	全职主夫
257	啊,原来你是一只老虎
268	17亿只碟子
274	谁可以破门而入? 我们!

目
录



悄悄地讲大师的故事

Qiao Qiao De Jiang Da Shi De Gu Shi

我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
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员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最
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
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时
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
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
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
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
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
许多显赫子弟，本来父亲的军职已令我骄傲，这才第一次认识
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
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二十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
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
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所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
起立，下课不必多做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
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
然是作了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
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
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范

▼

▼

1
悄悄地讲大师的故事

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叠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遍，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呼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刷刷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我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学校有建于本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



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之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

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有想到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每次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心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的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悄声讲着大师笔下著名的故事——笑面人，安娜，悲惨世界……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值得推广的经验。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真没意思……至今惭愧不已。



大雁落脚的地方

Da Yan Luo Jiao De Di Fang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孤陋寡闻，其实京城的少年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哪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童年的记忆，像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下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钟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生命之所以奇异，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主宰者，



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想想看,即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

我们挺拔的骨骼,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我们明澈的目光,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缨垂地的硕壮胡萝卜。我们飘扬的发丝,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我们猩红的嘴唇,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动声色地套上了每个人的后脑勺,叫你终生无法褪下。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是那儿的草木释放。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儿的岩石泌出。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儿的风云变幻。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是那儿的万物呼吸……

我开始缠着母亲,讲我出生的故事。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零落但是鲜艳洁净,脉络清晰。她说,你出生在新疆伊宁,那是一座白杨之城。那里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有许多幽怨的眼睛。那里的白杨没有眼睛,每一支都像银箭,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

母亲说,我出生在秋天,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母亲说,部队里成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开住的。唯有到了节日,才是团聚的时刻。母亲说,大礼堂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屋。那就是军人们的卧室了。母亲说节日的黄昏,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亲说夜深了,查哨归来的男人们,像潜入敌营一般,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道穿行,走到自己的属地,持枪的手,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温暖地滑翔进去。

母亲说,部队里的孩子,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问,我是那样来到的吗?母亲说,不是。因为职务,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

它高大凉爽，有宽宽的木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

母亲说，怀你时，父亲率领骑兵，要到远方。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名叫小胖子。母亲说，那个兵，大约有40岁吧？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那时有。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要不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

母亲说，整个怀孕期间，她完全吃不下寻常的食品，闻什么都吐。体重锐减，医生说再不补充营养，大人孩子都危险。小胖子很着急，他是四川人，会做饭，殚精竭虑地把能够想出来的吃食，因陋就简地做出来，盛在大粗碗里，端上来让母亲闻一闻，看哪一样能吃得下去。母亲对所有吃食，都大饥若饱，置若罔闻。终有一天，母亲嗅到一缕奇异的香味，不觉食欲大动，问小胖子，你吃什么呢？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小胖子说，我在喝野鸽子汤。

在俄式木屋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粮仓。粮仓高而窄的窗户，像古堡的透气孔。每天早晨，小胖子打开窗户，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粮仓的地上，散落着陈年的苞谷粒，粮仓的每一寸墙壁，都蒸发着粮食干燥熏香的气息。铺天盖地银灰色野鸽群飞来了，从窗口鱼贯而入。到了夕阳倾斜的辰光，小胖子突然从墙外关闭窗户，使粮仓没入黑暗。然后挥着一把大扫帚冲入门内，旋风般扑打，鸽羽纷飞……

怀你十月，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点野菜。剩下的营养，全靠野鸽子汤支撑。母亲很严肃地说。

我追问说，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鸽子啊？

母亲想了想说，一天少说也有十只，几百天算下来，总有几千只了。

我大惊，愤愤说，你也太能吃了。要是绿色组织知道了，会抗议你没完。

母亲纠正我说，不是我能吃，是你能吃。一旦生下你，我就

再也不吃野鸽子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这数字也大得可怕，承受不起。我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一千只野鸽子变的。再多，就是大罪孽了。

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挂着千只野鸽，坠得心绪弯出弧形。一千对鸽翅，将是怎样一片掠过苍穹的翠蓝的云？一千只鸽鸣，将是怎样一曲缭绕云端刺人肺腑的歌？一千双鸽眼，将是怎样一束眺望远方洞穿云雾的光？一千堆鸽羽，将是怎样一片洁白的雪能融化万古寒冰？假如我这一生虚掷光阴，对不起造化，对不起自然，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架构我生命的那——羽翼丰满飞翔不息的千朵生灵！

母亲临产的时候，父亲从营地骑马赶来。母亲已住进苏联人开的医院，躺在产床上，辗转反侧。病房不让父亲进去，父亲只好在医院病房的窗户上，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然后，一扬鞭，飞身上马，再赴疆场。

你第一次见到你父亲，已经是满月后。那时，你已是一个大孩子了。母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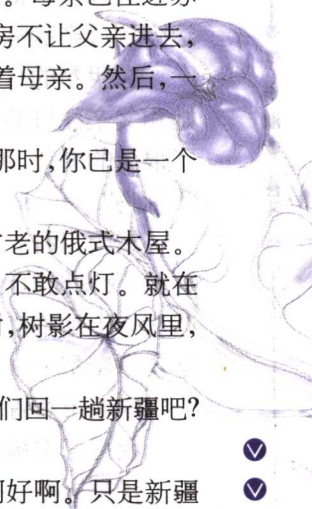
然后，父亲又走了。母亲抱着我，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夜里我爱哭，母亲就彻夜抱着我。母亲胆小，不敢点灯。就在漆黑的夜里，守我到天明。门口有一棵小榆树，树影在夜风里，像鬼魅一般伸缩着指爪。

无数次地讲述历史之后，我对母亲说，咱们回一趟新疆吧？去看木房子，小榆树和野鸽子。

妈妈漫声应着，几乎不抱希望地说，好啊好啊。只是新疆太远，伊宁太远。

对话埋在土里，好像古墓中的莲子，酣睡着，不知何时才会绽成花？

1997年夏秋，我和母亲同赴新疆。汽车翻越天山的时候，我十分紧张。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战备公路，已很少有人走。一边是壁立的悬崖，一边是深渊。山顶的冰川，在炎热的8月，融化成无数道淋漓的小溪，从峰顶汨汨坠下，冰川就变得稀薄



了,出现了亚麻般的网络,好像贫女洗涤多次的纱裙,自山顶逶迤而下,渐薄渐远,直到下缘溶成一道暗赭色的湿边。

我悄声对母亲说,您害怕了?母亲说,有一点。我说,您当年从伊犁离开去北京的时候,难道没有翻越天山吗?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险峻呢?母亲说,那时,我怀抱你,没有一眼看过山,我一直在看你。

汽车驶近伊犁的时候,心嘭嘭跳,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大睁着眼睛,把记忆变得像一卷新录像带,事无巨细都拍下来,留着以后慢慢回味。

伊宁满目是青苍的绿,高耸入云的绿,剑拔弩张的绿,煞煞作响的绿——高大矗立的伊犁杨!不长忧郁眼睛的伊犁杨!耳边听到母亲喃喃说,都认不出来了啊,哪里是当年的老房子?

在伊犁的日子里,母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愿望,就是找到她和父亲住过的地方。我本来以为这不很难,就算地表建筑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山川依旧,地名还在,只要踏破铁鞋,还怕找不到吗?

然而,我错了。伊宁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从母亲茫然的眼神里,我发现她记忆中的伊宁,仿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地方,同这方土地不搭界。赤日炎炎下,母亲说,那时漫天大雪啊,我坐着雪爬犁……我怀疑都是这季节闹得,大约应该在隆冬来。白雪的城市和青杨的城市,永远无法重叠。

我帮母亲梳理头绪。母亲说,老房子的周围有一家飞机场。我想这是一个显著的目标,得到《伊犁河》的编辑热诚相助,第二天一大早,带着我们照直奔机场而去。绕着机场转了三圈,不想母亲对那里的地形地物毫无反应,说,房前还有一条河,房后还有一座山,这里一马平川,不是啊不是。我说,机场吗,当然是平的了,也许是修机场的时候,把山平了,把河填了?

母亲不置可否,看得出,她不信服我的解释。找来机场的工作人员,向他打听这里原先的地形,以证明我的猜测。没想到他很肯定地说,这里没有山,也没有河。从来没有。我看,老



人家说的那个机场,不是我们这个机场。你母亲 50 年代初期就离开伊犁,那时这座机场的图纸还没画出来呢。

于是有了老机场的悬念。

我们又驱车去巴岩岱。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几乎每个伊犁人都知道,但当我细究这地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又谁都说不清楚。

巴岩岱是一个小镇,我们的车缓缓驶过,好像在检阅路旁古旧的土屋和新的建筑。我不断地问母亲,是了没?想起了一点了没?母亲总是漠然地摇头。

新疆小镇特有的十字形短街,很快就被车轮丈量完了。往回开,再走一遍。我对司机说。正在修路,地表的积土和晒干的驴粪,化做旋风样的灰尘,快乐地裹挟在车的后方,像赭黄色的陈旧面纱,把巴岩岱半掩半藏。母亲索性走下车去,期望巴岩岱的土地,会直接告诉她点什么。

亚洲腹地的太阳,从公路上方,几乎垂直地击穿颅顶,把灼热和焦躁注入思维。随着车轮的反复碾轧,母亲的迟疑已经延展成沮丧。我的记性真的这么糟了吗?不对啊,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就算房子被拆了,山也被削平了吗?还有那条河?河边的柳树呢?母亲低声自语,愤愤不平,要同历史讨一讨说法。

四周悄悄,母亲已经离去四十四年了,没有人负责回答她陈旧的问好。

我决定放弃寻找,不论是巴岩岱还是八烟袋,这样对她老人家的压力可能轻些。我说,有很多归国的老华侨,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不是您记性不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我拉着母亲走到一处风景秀丽的小渠,对朋友说,麻烦您给我和母亲合张影。这里就是巴岩岱。

母亲不服,说,你那时什么都不记得,凭什么说这里就是巴岩岱?

我说,您倒是记得,可您的巴岩岱在哪里?这里就是巴岩

▼

▼

9
大雁落脚的地方

岱。

于是我和母亲，在我所指定的我的出生地，照了几张相。平心而论，四周景色不错。草原在午后阳光下灼热地呼吸，波光粼粼，犹如晃动着自九天而下的玄紫色纱幕。脚旁的小草，像无数神奇的吸管，把苍黄大地的水分，变成了绿色油漆，不慌不忙地涂抹在自己向阳的叶面上。也许是颜料不够，叶子背面就比较马虎，敷得清淡些，露了霜白的底色。野花英勇地高举着花茎，把小小的花盘，骄傲地迸裂到近乎水平的角度，竭力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示出来。它好似一个细胳膊的小伙子，一往情深地仰着脸，向蓝天求爱。虽然结局不一定乐观，仍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柔肠。

我很中意此地的风景。母亲不再吭声，那神情分明在说，这里虽然好，但不是你出生的地方。

回宿处的时候，母亲说，你出生的那家医院，总是应该能找到的。

那家医院还在。新的四通八达的主楼，熙熙攘攘的愁眉苦脸捏着药袋的杂色人流和飘逸的白衣。我和母亲在药气汗气中穿行，问一个护士，这个医院当年的妇产科在哪里？那个护士匆匆走着，一边走一边丢着话，你要问现在的妇产科，我告诉你。要是问原来的，谁知道？

连续问了好几个人，都被干脆地回绝。母亲一脸的茫然，也许昨天我的指鹿为马刺激了她，她不愿再无望地寻找，对我说，我们走吧，即使找到医院，也找不到你爸爸看我的那扇窗户了。

我便依偎着母亲，慢慢向医院的大门走去。就在这一瞬，千真万确地，我听到血脉深处剧烈的叹息，心被攥紧又松开，痛得窒塞。

我果决地对母亲说，请随我来。不由分说地牵了她，向一个我也说不清的方向，义无反顾地走去。

人很多，不停地碰撞，我疾速穿梭，不住口地说着对不起，

